

明末至清中叶白山派发展述略

[文章编号] J1001 - 5558(2010)02 - 0142 - 07

● 韩中义 马翔 唐智

[摘要] 本文首先考察了玛哈图木·阿杂木其人其事与白山派的关系,其次着重探讨白山派的早期沿革史,重点放在阿帕克和卓以前的历史活动上。因这段历史比较模糊,易产生混乱,而阿帕克和卓以后的历史发展较清晰,且学术界作过不少研究,所以就这段历史略加叙述。

[关键词] 西域;白山派;玛哈图木·阿杂木;早期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白山派作为西域苏非支派,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的《维吾尔史料简编》^①已注意到白山派早期的历史活动,但对其历史脉络的考察尚不完整。到了20世纪80代,随着《和卓传》、《大霍加传》、《阿帕克和卓传》和其他察合台文、波斯文文献的翻译和引用,学术界对早期白山派的历史研究有了新突破,这方面的成果有《略论阿帕克和卓》^②、《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上、下)》^③、《赫达叶通拉黑与马守贞》^④、《清朝统一西域进程中白山派和卓的活动与影响》^⑤、《清代新疆

① 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 维吾尔史料简编[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55.

② 安瓦尔·巴依图尔. 略论阿帕克和卓[J]. 民族研究,1982(5).

③ 马汝珩. 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上、下)[J]. 宁夏社会科学,1984(2~3).

④ 马通. 赫达叶通拉黑与马守贞[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1).

⑤ 刘正寅. 清朝统一西域进程中白山派和卓的活动与影响[J]. 西北民族研究,1997(1).



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①、《新疆和卓之乱与清朝的治乱》②、《西域和卓家族研究》③、《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④等。这些研究成果对白山派的早期历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线性叙述仍不够清晰。韩中义著的《西域苏非主义研究》⑤一书,对此派的早期历史作了考察,但由于该书受到体例的限制,有些内容未作深入研究,因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对该派的早期历史和后来发展作一些概要性的补充。这可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白山派的历史,也有助于了解明末清初西域的政治史、宗教史。

一、关于玛哈图木·阿杂木其人其事与白山派的关系

白山派的开创人物是伊禅·卡朗(Khwāja Ishān-i-Kalān),他原名为穆罕默德·额敏和卓(Muhammad Amīn Khwāja),是玛哈图木·阿杂木(Makhadum-i-A'zam)的长子。而玛哈图木·阿杂木的生平事迹,在其孙火者·阿不别可儿·伊本·巴哈乌丁(Khwāja Abu Bakir Ibn Bahā ud-Dīn)于1617年所著的《完美精神集》(Jami' al-Maqamat)一书中有记载。⑥玛哈图木·阿杂木,全名为火者·阿黑马·本·毛刺纳·扎刺勒丁·卡桑尼(Khwāja Ahmad Ibn Mawlana Jalāluddīn Kasani),出生于撒马尔罕附近的特赫比德村(Dehbid),早年居住在卡桑(Kasan,渴塞)并以该地名称呼他为阿黑马·卡桑尼。后来玛哈图木·阿杂木到了塔什干求学,成为纳格什班迪教团传人火者·纳速刺丁·奥贝都刺·阿赫拉尔(Khwāja Nasr al-Dīn 'Ubaidullah Ahrūr)的弟子,后又得到阿赫拉尔大弟子马黑马·哈孜的指导。在马黑马1516年去世后,玛哈图木·阿杂木成为纳格什班迪教团第五代传人,他在1533年到过叶尔羌汗国(1514~1680)统治的喀什噶尔,并得到了拉失德汗的支持。⑦他此次叶尔羌汗国之行,为以后该家族在天山南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玛哈图木·阿杂木于1542年去世。他一生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内容涉及伦理、苏非派信徒的准则、修行方法、纳格什班迪教团著名人物的生平、伊斯兰教等问题。这些著述对于研究苏非派,尤其研究纳格什班迪教团发展史、教义、教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不同文字的文献对玛哈图木·阿杂木及其子嗣有记载,但略有差异。

《西域图志》卷四十八《杂录二·回部·世系》⑧称:

赛叶特扎拉里丁(Sayid Jalāluddīn——引者注,下文括号内同)子玛哈图木·阿杂木(Makhadum-i-A'zam)、漠罗克(Malik)、玛木特(Mahmud)为第二十四世。玛哈图木·阿杂木子玛木特额敏(Muhammad Amīn)、多斯和卓(Dost Khwāja)、巴哈古敦(Bahā-ud-Dīn)、阿布都哈里克玛木特('Abdu Khālīq Mahmud)、伊布喇伊木(Ibrāhīm)、伊萨木(Ishanm)、玛木特阿里(Mahmud 'Alī)、阿拉勒颜(Allāliyan)、玛木特(Mahmud)、色德克(Sīdīq)、阿三(Hasan)、沙伊赫和卓(Shaikh Khwāja)、⑨阿布都勒拉('Abdullāh)为第二十五世。

从上述《西域图志》可以进一步了解了玛哈图木·阿杂木的祖辈和子嗣,尤其是伊禅·卡朗的信息。

① 潘向明. 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J]. 清史研究, 2004(3).

② 王欣、蔡宇安. 新疆和卓之乱与清朝的治乱[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1).

③ 刘正寅、魏良弢.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④ 陈惠生.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⑤ 韩中义. 西域苏非主义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⑥ [乌兹别克斯坦]艾哈迈多夫. 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C]. 陈远光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236~237.

⑦ Henry G. Schwarz, The Khwajas of Eastern Turkestan, Central Asia Journal, Vol. 20, 1976.

⑧ (清)傅恒等奉敕编撰《西域图志》. 西域图志校注[M]. 钟兴麒等校注.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605~606.

⑨ 笔者怀疑引文从阿布都哈里克玛木特到沙伊赫和卓的句读有问题,因从其他文献可知,玛哈图木·阿杂木没有这么多子嗣。

稍晚的《钦定西域同文志》同样也记载了玛哈图木·阿杂木的祖辈和子嗣的相关内容,而且比《西域图志》要详细、准确,而且人名用满文(所谓国字)、汉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俗称新疆蒙古文)、察合台回字(俗称老维文)等文字对照拼写,这对查阅核对人名提供了方便。但这些少数民族文字是后来在汉文的基础上添加上去的,许多人名和地名是按汉文的读音拼写的,不很准确。而与《西域图志》相比,《钦定西域同文志》中记载白山派的信息要多一些、丰富一些。其记曰:

玛哈图木·阿杂木(Makhadu[Makhadum] A' zam)^①:赛叶特扎拉里丁(Sayid Jalāluddin)长子,为二十四世。漠罗克(Malik)赛叶特扎拉里丁次子。玛木特(Ma[h]mud)赛叶特扎拉里丁第三子。玛木特额敏(Muhmud[Muhammad] Amīn)玛哈图木·阿杂木长子,为二十五世。多斯和卓(Dost Khoj[Khwāja])玛哈图木·阿杂木次子。巴哈古敦(Bahā-ud-Dīn)玛哈图木·阿杂木第三子。自巴哈古敦至阿布都勒拉十二支析居于布哈尔(Bukhārā,今乌孜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温都斯坦(Hindustan,即今阿富汗等地)诸处,其子孙世系莫考。阿布都哈里克(ʿAbdu Khālīq)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四子。玛木特(Mahmud)玛哈图木·阿杂木第五子。^②伊布喇伊木(Ibrāhīm)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六子。伊萨克(Ishaq)^③:

玛哈图木·阿杂木第七子。玛木特阿里(Mahmud 'Alī)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八子。阿拉勒颜(Allāliyan)玛哈图木·阿杂木第九子。玛木特(Mahmud)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十子。色德克(Sīdīq)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十一子。阿三(Hasan)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十二子。晒赫和卓(Shaikh Khwāja)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十三子。阿布都勒拉(ʿAbdullāh)玛哈图木·阿杂木第十四子。

《大霍加传》称:

大贤买合杜木·艾扎木(祈真主使他的心灵纯洁)玛哈图木·阿杂木)有四位夫人,共生了二十四子(女),十三男,十一女。……前妻共生四男二女,长子名为穆罕默德·伊敏(玛木特额敏)霍加。……大贤买合杜木·艾扎木的二夫人生三男二女,长子名叫霍加伊斯哈克(伊萨克)外里(Wallī)。……大贤买合杜木·艾扎木的其他夫人以及她们的子女,本书就不赘述了。^④

和《钦定西域同文志》比对,可知玛哈图木·阿杂木有4妻,共有13或14子,而且《钦定西域同文志》和《大霍加传》均提到了庶子“伊斯哈格(伊萨克)”,说明这两个文献以及《西域图志》来源可能是相同的。由此可断定,这些文献对研究白山派的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和卓传》中并没有提到与“伊斯哈格(伊萨克)”同时代的穆罕默德·伊敏(玛木特额敏)的相关历史及其活动,这就印证了《和卓传》资料来源的差异性以及作者的不同取舍,因《和卓传》的作者具有黑山派情结。

从上述中外资料可以较全面认识和了解玛哈图木·阿杂木及其后裔的基本信息,研究白山派历史沿革获得了宝贵的文献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将不同文献互相印证,对廓清文献记载的混乱或讹误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白山派来源和早期发展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由此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白山派尽管是伊禅·卡朗开创的,但和玛哈图木·阿杂木有直接的关系,也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从道乘修炼方式上而言,白山派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一个支派,并不是完全新成立的苏非派教团。

① 此圆括号内的为《钦定西域同文志》察合台等文的原文转写,而方括号内的为该名称的本读或本读应添的字母。

② 《西域图志校注》将“阿布都哈里克玛木特”当作一人,而《钦定西域同文志》将“阿布都哈里克玛木特”析为二人,似与下文的“玛木特”之名重复。(清)傅恒等奉敕编撰《钦定西域同文志》卷十一,四库全书本,第17~18页。

③ 伊萨克(Ishaq)在《西域图志校注》中记载为“伊萨木”,似误,因伊萨克(伊斯哈格)是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庶子,从其他史料可知他是黑山派的创始人,见后文注释。

④ 佚名.大霍加传[A].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C].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8.5~6.



二、白山派的早期历史沿革及其后来发展

玛哈图木·阿杂木去世前一年(1541年),伊禅·卡朗继承了其父的教权,成为第六代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教主。当时伊禅·卡朗继承教权时,内部不十分稳固,几经思索,他到一位叫霍加祖巴尔(Khwāja Zubār)的人处讨教。“霍加祖巴尔是全体海力派(海力排)的头领,伊禅·卡朗与霍加祖巴尔在派系、教义、教规方面不仅完全相同,而且默契一致。”^①伊禅·卡朗跟随霍加祖巴尔学习了22年,直到霍加祖巴尔认可他自行传教为止。后来,伊禅·卡朗回到撒马儿罕特合比德村。

此时,特合比德村的居民已多半信奉了伊斯哈格的黑山派。^②伊禅·卡朗的返回给黑山派以很大的压力,而且大部分黑山派的信徒又转向了伊禅·卡朗。这就引起了伊斯哈格及其女儿的极为不满,他们企图将伊禅·卡朗铲除。但伊禅·卡朗自以为教权已趋稳定,放松了对黑山派的警惕,这可以从他如下的言语中揣摩到。他说:

倘若在此之前我登上霍加之位,那么先辈霍加拥有的一切财物都应归我所有,但是我们的后裔将背离“坦尔开提”^③(Tariqat,引者注)之道。因此,我看在霍加祖巴尔的份上,没有急于登上霍加之位。因为,先辈们曾说:我拥有一些财物,但是财物会给我带来过失,使我的后裔不能走上“坦尔开提”之道。我伊禅·卡朗决不是那种收敛财富的人。^④

这说明:一是伊禅·卡朗已得到了霍加祖巴尔的支持,具有了强大的后盾;二是伊禅·卡朗企图说明他继承祖辈道统世袭,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宗教,竭力让黑山派及其信徒尽可放心,祖辈产业大家可以共同分享。但黑山派对他继承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教权十分不满,并等待时机铲除之。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伊斯哈格宴请伊禅·卡朗,据说当时食物里投了毒,结果伊禅·卡朗身亡。而《和卓传》^⑤并没有提到此事,如前文所说,这部著作是反映黑山派内容的文献,不记载伊禅·卡朗身亡的事件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伊禅·卡朗的死亡是对白山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原因在于当时白山派的地位并没有完全巩固下来,这为黑山派夺权创造了条件。在这种背景下,伊禅·卡朗的长子阿吉·穆罕默德·玉素甫·麻扎尔·帕地夏(Hajj Muhammad Yūsuf Māzar Pādshāh,即玛木特·玉素甫)继承了教权。伊禅·卡朗在临死前已预感到黑山派势力的强大,他留下遗嘱称:

哎!我的孩子,你且勿在此久留,因为伊斯哈克外里(即伊斯哈格,引者注)对我们的仇恨一定会记到世界末日的来临……树立了声望的先辈霍加们要你做一个清贫人。你到蒙古(西域)去吧!引导他们走向正道的钥匙交给你了,你的生身埋葬之地就在那里,你的儿子、孙子、曾孙……你的苏菲(Sufi,修道者)、门徒弟子都在那里。”^⑥

伊禅·卡朗死后,被称为麻扎尔和卓的穆罕默德·玉素甫先游历了西亚各地,又到了麦加朝觐,后到了喀什噶尔。这位和卓在清代西域文献上已有明确的记载。《西域图志》记载:“玛木特额敏子哈色木

① 佚名.大霍加传[A].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C].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8.5~6.

② 黑山派是伊斯哈格(Ishaq)创立的,他是玛哈图木的庶子,未获得教权,于是另立门户,传播哲合林耶(高念派Jahriyah),伊斯哈格创立的派别也依他的名字被称为伊斯哈格耶(Ishaqiyyah)。黑山派的(道统和血统)世系为:玛哈图木·阿杂木(Makhadum-i-A'zam)→伊斯哈格(Khwāja Ishāq Wālī)→乌什苏图尔(Ushutur)→萨迪(Khwāja shādī)→阿布都拉(Khwāja 'Abdu-llah)→乌拜都拉(Khwāja 'Ubaidu-llah)→达涅尔(Khwāja Dānyāl)→和卓加罕(Khwāja Jahangar)→和卓萨迪克(Khwāja Siddiq)→赛义·八拉里顶(Sayyid Bālā-ud-Dīn)。

③ 坦尔开提是Tariqat的音译,即道乘,为苏菲派修道的四乘(教乘、道乘、真乘和超乘)之一。

④⑥ 佚名.大霍加传[A].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C].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8.6~7.

⑤ 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和卓传[A].陈俊谋、钟美珠译.民族史译文集(第8辑)[C].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1980.

(Hassīm)、木萨(Mūsa)、墨敏(Mummin)、玛木特·玉素布(Muhammad Amīn)。^①而在《西域水道记》中有差不多相同的记载,记载要详细一些,曰:

阿里传圣二十五世,曰玛木特·额敏,产四子:长子曰哈色木,迁布哈尔国(Bukhārā,布哈拉);仲曰木萨,迁拜勒哈国(Balkh,巴里黑或巴尔赫);叔曰墨敏,居故地(即Samarkand,撒马尔罕);季曰玛木特·玉素布,迁喀什噶尔。^②

上文所记载的玛木特·额敏就是穆罕默德·额敏和卓(Muhammad Amīn Kwāja),即伊禅·卡朗,而第四子玛木特·玉素布就是穆罕默德·玉素甫(Muhammad Yūsuf)。但和《大霍加传》的记载相比,伊禅·卡朗子嗣顺序和名称均有出入,传曰:伊禅·卡朗有四子,长子阿吉·穆罕默德·玉素甫霍加(Hajj Muhammad Yūsuf Khwāja),其著名的绰号是“大贤麻扎尔帕地夏”(Hazrat Māzar Pādshāh),次子名霍加阿西木霍加(Khwāja Hashīm Khwāja),三子名霍加萨力亥霍加(Khwāja Salikh Khwāja)。^③第四子为霍加哈斯木霍加(Khwāja Hassīm Khwāja)。^④这一记载尽管和汉文文献的记述有所差异,但基本史实还是准确的。

穆罕默德·玉素甫可能是在公元1622年来到了喀什噶尔。当时他在喀什噶尔、阿图什等地传教,受到当地人民的敬仰。《大霍加传》中说穆罕默德·玉素甫首先到哈密,然后到喀什噶尔。不管怎么说,穆罕默德·玉素甫到过哈密是肯定的。他在那里和一位叫米尔·赛义德捷力里(Mir Sayyid Jalil)的苏非派信徒的女儿结了婚,生有三男二女。其长子为和卓伊耶达叶吐拉(Khwāja Hidāyat-u-allāh),尊号为阿帕克和卓(Afāq Khwāja),意为宇宙的和卓;其次子为和卓依纳叶吐拉(Khwāja Yigānit-u-allāh),号称卡拉买吐拉和卓(Kāramat-u-allāh Khwāja);其幼子为和卓维拉叶吐拉(Khwāja Wilāyat-u-allāh),号称和卓哈纳艾吐拉(Khwāja Hanāʾat-u-allāh)。^⑤长女为夏合(Shah)公主,幼女为玛合(Mah)公主。而《西域图志》记载:“玛木特·玉素布子伊达雅勒拉和卓、喀喇玛特和卓、坎和卓。”^⑥“伊达雅勒拉和卓”就是“和卓伊耶达叶吐拉”,即阿帕克和卓;“喀喇玛特和卓”为“和卓依纳叶吐拉”,即卡拉买吐拉和卓;“坎和卓”(Han Khwāja)应是“和卓维拉叶吐拉”,即“和卓哈纳艾吐拉”,这和《大霍加传》的记载基本一致。这说明《西域图志》著述者参考了白山派的圣徒传记或者进行了实际调查,该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穆罕默德·玉素甫在哈密可能居住了至少14年,因阿帕克和卓13岁左右时,穆罕默德·玉素甫才又回到喀什噶尔的喀拉萨喀力(Qarasaqal,意为黑胡须),并隐居于此。《大霍加传》称,玉素甫和卓受到阿不都刺汗(Abdulla Khan)的礼遇,被奉为上宾,受邀到叶尔羌(Yarkand,今莎车县城)城,阿不都刺汗拜他为师,成为他的信徒,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⑦但玉素甫也利用这一机会不断扩大势力,由此引起阿不都刺汗的不满。再者,白山派又以阿不都刺汗之子尧乐巴斯汗(Yulbars Khan)为后盾来对抗黑山派,进而削弱王权力量。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阿不都刺汗不再依靠白山派,结果玉素甫叶尔羌城之行企图掌控教权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他只好往喀什噶尔返回,途中到达一个叫托普鲁克(Topluq,意为多土)的地方突然死亡,据说是被黑山派毒死的。^⑧

于是,阿帕克和卓继承了白山派教权。此时,叶尔羌汗国发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阿不都刺汗逊位,而尧乐巴斯汗登基,白山派得势,成为汗的支持者。但尧乐巴斯汗统治不到一年,就被伊斯玛仪勒汗(Ismaʿil Khan)杀死,伊斯玛仪勒汗将阿帕克和卓逐出喀什噶尔。阿帕克和卓先流亡于克什米尔、青海、甘肃,然后到西藏,得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写信给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要求支持阿帕克和卓。公元1680年,以阿帕克和卓为导向,噶尔丹亲自率领军队一万二千士兵,出了伊犁城门走出,皆(偕)同阿帕克霍加

① 《西域图志校注》卷四十八,第606页。

② (清)徐松著《西域水道记》卷一“喀什噶尔河”条《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王锡祺编,光绪年铅印本。

③④ 佚名.大霍加传[A].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C].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8.5~7.

⑤ 佚名.阿帕克霍加传[A].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译编,油印本,1980.10~11.

⑥ 《西域图志校注》卷四十八,第606页。

⑦⑧ 佚名.大霍加传[A].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C].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8.11~12.



(阿帕克和卓),路经阿克赛,上阿图什。^①然后进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城,并灭了叶尔羌汗国,将伊斯玛仪勒汗及其全家带往伊犁囚禁,拥立阿帕克和卓为新统治者。阿帕克和卓是否统治过叶尔羌汗国故地,学术界尚有疑问,^②但多数学者坚持认为,阿帕克和卓统治过叶尔羌汗国故地。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阿帕克和卓登上了世俗政权的宝座,却为准噶尔部所操纵,而且阿帕克霍加每年向准噶尔部交纳十万腾格^③的贡金。^④这可以从汉文材料得到印证:

当准噶尔时,竭泽以渔,喀城岁征粮至四万八百帕特玛^⑤。他税称是,叶尔羌岁征匠役户口、棉花、红花、段布、金矿、铜硝、牛羊、猞猁、毡、果园、葡萄之税,折钱十万腾格。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⑥

清代史料也反映了准噶尔跋扈的侵夺,文献称:

秋成之交,准噶尔遣人向回城一带征收赋税,每回男,为之一户,每七日之八栅尔(Bazar,市场,集市)一次,交布一匹,或羊皮数张,或猞猁皮一张。通年计算,逐次索取。所种米谷,根同收打,与回平分。^⑦

阿帕克和卓登位不久,发现自己无法控制时局,于是只好扶植伊斯玛仪勒汗的幼弟穆罕默德·额敏(Muhammad Amin)为汗,让他成为自己的傀儡。但穆罕默德·额敏登位后,立即中断了同准噶尔汗的所有关系,驱逐了天山南部的准噶尔官员,这样引起白山派的恐慌,当然也不符合阿帕克和卓的利益。阿帕克和卓乘机将穆罕默德·额敏除掉,又重新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阿帕克和卓登上了汗位后,担心黑山派卷土重来,危及到其统治,于是为了彻底根除黑山派,阿帕克和卓表面上邀请逃往克什米尔的黑山派和卓舒艾布(Khwāja Shu‘aib)与和卓达涅尔(Kwāja Dānyāl)两人回来,并答应退还其被没收的财产,恢复其宗教权力。当黑山派和卓从克什米尔返回提士纳夫(Tiznāf)河时,和卓舒艾布觉得情况不妙,就让其弟和卓达涅尔返回克什米尔。就在达涅尔返回不久,一群阿帕克的狂热信徒把和卓舒艾布砍死于提士纳夫河边,将他的尸体扔进河中,^⑧从而打击了黑山派的势力。

阿帕克和卓上台后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引起了下层人民的反抗,^⑨特别是引起了黑山派信徒的反抗,阿克苏、和田、喀什噶尔相继脱离其统治,于是叶尔羌城变为一座孤岛。在此时,天山南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民不聊生。公元1695年,和卓舒艾布的表侄萨迪将阿帕克和卓杀死。^⑩不久,萨迪又被阿帕克和卓的寡妻哈尼姆·帕蒂沙(Khānam Pādshāh)杀死。

关于阿帕克和卓的子嗣,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学者一般认为阿帕克和卓生有二子:长子卓木·和卓叶赫亚(Khōjam Khwāja Yahyā),尊号为汗和卓(Khan Khwāja);次子为马赫迪和卓(Khwāja Mahdī)。《阿帕克霍加传》载,阿帕克和卓除了同前妻生有和卓叶赫亚外,还同哈尼姆·帕蒂沙生有马赫迪和卓、和

① 《阿帕克和卓传》,第20页。日本学者羽田明在《明末清初的东土耳其斯坦》一文中称当时噶尔丹派兵12万,非亲自出兵南疆。《东洋史研究》第7卷第5期。

②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C. J.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58。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M. J.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07。

③ 腾格为Tenga的音译,意为“银币”,值清之半两或四分之一两银。

④ 《和卓传》,第100页。

⑤ 帕特玛,是Patman的音译,为西域谷物的计量单位,1帕特玛等于573公斤,或等于清代的5石3斗。

⑥ 魏源著《勘定回疆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编,光绪年铅印本。

⑦ (清)七十一著《西域总志》,文海出版社,1966. 40。

⑧ 《和卓传》,第101页。

⑨ 安尼瓦尔·巴伊图尔著《略论阿帕克和卓》,《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⑩ 《阿帕克和卓传》称是伊斯哈格的儿子和卓萨迪杀死阿帕克和卓的,这不太可能。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印,1980年。阿帕克和卓死于何时,怎么死的,由于史料来源不一,说法也不一。

卓艾山(阿三 Hasan)①但《和卓传》说阿帕克和卓的长子为马赫迪和卓(Khwāja Mahdī),次子为阿三和卓(Khwāja Hasan)②《补过斋文牍》称:

内务府谱牒载其(祥贵妃)远祖名阿巴和加(阿帕克和卓),生有五子:长曰汉和加(Khan Khwāja 汗和卓);次曰和加艾买提(Khwāja Ahamad);三曰阿不都赛买提(Abdu Sammad);四曰黑力其不来哈宜(Qaliq Bulqay);五曰哈三和加(Hasan Khwāja)③

阿帕克和卓的教权由谁来继承,引发了内部尖锐的冲突。阿帕克和卓在世时,立其长子叶赫亚(Yahyah)为统治者,在位两年余(1694~1696年)。但阿帕克和卓死后不久,其妻子哈尼姆·帕蒂沙将叶赫亚暗杀④叶赫亚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只有三子和卓阿哈玛特(Khwāja Ahmad)幸免。哈尼姆·帕蒂沙立她亲生的五岁儿子马赫迪(Khwāja Mahdī)为汗,后被准噶尔人所杀。⑤而在喀什噶尔,叶赫亚的儿子和卓阿哈玛特成为傀儡汗,实权掌握在布鲁特(清代汉文文献对柯尔克孜的称呼)贵族手中。白山派之间发生内讧之时,穆罕默德·额敏之弟阿克巴什汗(Aqbash Khan)占据了叶尔羌城,在大肆屠杀白山派的同时,又支持了黑山派。白山派劫后余生者逃往印度,而阿克巴什汗迎回了达涅尔和卓。至此,白山派在叶尔羌城的统治已告结束。但在喀什噶尔的白山派具有很强的势力,而且名义上的统治者为阿哈玛特,白山派和黑山派双方又开始了争夺。此时的准噶尔部支持达涅尔,在准噶尔军队占领喀什噶尔后,将阿哈玛特全家掳掠到伊犁,而达涅尔也随准噶尔军到了伊犁,后被放还。

三、结 语

探讨白山派的早期历史对后来白山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助于认识白山派对整个西域历史、文化、社会的影响,并更深入地解剖其在政治史中的影响。以往的学者多注重大小和卓叛乱以后的白山派历史,该文试图在前人和我们个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一些补充。

[收稿日期] 2009-08-10

[作者简介] 韩中义(1966~),男,撒拉族,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西安 710062

马翔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062

唐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062

① 《阿帕克霍加传》第24~25页载,阿帕克霍加除了同前妻生有霍加叶赫亚外,还同哈尼姆·帕蒂沙生有马赫迪霍加、霍加艾山(阿三 Hasan)。

② 《和卓传》,第101页。这可能是著述者将马赫迪之子和阿帕克和卓之子混淆了。

③ 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辛集三《指令顾问员玉素普稟争祥妃麻扎公产文》,新疆驻京公寓初版,第81页。

④ 《依达耶图传》(Tazkira-a-Hidāyat),见 T. D. Forsyth, Report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37,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Calcutta, 1875, p. 178.

⑤ 《喀什噶尔史》,见巴托尔德著《巴托尔德文集》第8卷,莫斯科1965~1976年,第190页。

自发地形成这样一种聚合。这是一种穆斯林世界所独有、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仪式,而且自伊斯兰教产生的7世纪开始就被遵守和延续,它所产生的“功效”无疑是对所谓的以西方文化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的一种示威。它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不可能被忽略的。每年的朝觐,也被穆斯林学者作为学术交流的最好机会,伊斯兰教世界的领导人也会在这个时候商讨穆斯林世界所面临或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如果希望通过朝觐来关注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那么你会了解到有的地区或国家以政府资助形式派穆斯林赴麦加朝觐,其中的政治意义可见一斑。在这里,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成为政府政治经济活动的筹码,即仪式在某种背景下不仅是一种表达或象征,而且建构一种政治关系。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称:“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①事实上,从政治的角度、国际关系的角度转向信仰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伊斯兰教则是极富凝聚力的,而朝觐正是这种凝聚力的外在表现。

[收稿日期] 2009-11-12

[作者简介] 丁宏(1963 ~) ,女,回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导。北京 100081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a Pilgrim – the Meaning of Religious Rituals *Ding Hong*

Abstract Based on personal feelings and the creeds of Islamic pilgrimag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function and meaning of religious rituals.

Key words pilgrimage; Islam; religion; ritual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the Aqtaligh from Late Ming to Middle Qing Periods *Han Zhongyi Ma Xiang Tang Zh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 orders of Islamic Suf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Region, the Aqtaligh had a far reaching influence 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is area. However, not enough attention was paid to its early history by scholars.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utilizing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material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khadum – i – Aʿzam, who was father of Khwāja Ishān – i – Kalān and the Aqtaligh. The article discusses its early developing period, especially that concerning the earlier history of Afāq Khwāja, namely Khwāja Hidāyat – u – allāh in order to have a thorough knowledge about them.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 the Aqtaligh; Makhadum – i – Aʿzam; early development (* P. 142)

①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89.